

方修編
詩集

馬華新文學大系（六）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方 修 編
馬 華 新 文 學 大 系
(六)
詩 集

* * * *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吉隆坡·檳城世界書局總經售

* * * *

1971年3月第1版

1971年3月香港第1次印刷

印數：初版1000 F. 字數：118,600字

印張：31"×43" 9.16

開本：6"×8" 1/25 書號：S.U. 7005

* * * *

全套十冊定價港幣伍百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導言

方修

(一)

馬華新詩的誕生差不多與小說同時。第一篇具有新詩形式的文字是蘇厚祿的「懶工的懺悔」，見於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九日的「新國民雜誌」，一共只有七句，大意是說一個人的衣服破爛以至沒有飯吃，是因為偷懶不做工的緣故。作者思想陳舊，與五四精神銜接不上；而且祇是把一點小感想分行來寫，嚴格說來不算是新詩。當時「新國民雜誌」的編者也不叫它做新詩，而是爲它立一專欄，叫做「滑稽文字」。一九二〇年一月六日，蘇厚祿又發表了一首四季詩，敍寫中國國內春夏秋冬四時的景物，技巧與思想內容都提高了許多，勉強可以算是馬華新詩創作的發端。但報刊的編者似乎還認爲不大滿意，所以依然把它當做「滑稽文字」刊出。第一篇被當作新詩，列入「新文藝」（當時新詩的別稱）欄內的作品，是一九二〇年二月十八日的嘯崖的「原來學生」，內容如下：

頭上戴一頂吐舌的操帽，

身上穿一套稱體的白色操衣，

兩腳兒着一雙新式時樣的皮鞋，

嘴唇口含一條三寸許的雪茄，

繫，繫，繫，

街頭巷尾，搖搖擺擺，大大方方，

足走一步，烟吞一口，

眼睛兒瞧東瞧西，瞻前顧後。

那是時髦子嗎？不是，

還是當兵的嗎？不是，

還是社會上的敗類嗎？也不是。

呵呵，原來是此地某某學堂的學生！

這是第一首具有馬華新文學特性的新詩作品，諷刺當時當地一般學生的流氓氣習，可謂入木三分。但作者祇是興之所至，偶一爲之，並不認真致力於詩歌創作。要到一九二一年林獨步出來之後，馬華文壇才算有了作風嚴肅而又產量較多的詩作者。

林獨步的詩作大多是在鼓舞青年人奮發自強，熱愛工作，追求理想等等，文字形式則是淺白流暢，很適合於朗誦的；例如他那首「活動就是快樂」：

你說你天天忙碌，

沒有幸福；

我說你天天忙碌，

很幸福。

活動就是快樂，
快樂就是活動；
無事最苦痛，
無事愁坐最苦痛。

忙碌的時候，
不知夏天熱；
忙碌的時候，
不知冬天冷。

.....

與林獨步差不多同在一個時候出現的詩作者，有胡鑑民，子淳，石樵，天鐸等等。這些人的創作傾向也與林氏相仿，大都是在謳歌自由，勞動，勉勵青年人向上，求進等等，思想雖然不夠堅實，但態度都是積極與樂觀的；例如胡鑑民的「自由人」：

自由神在山頂，自由人登危履險地上去，
自由神在海洋，自由人逆風破浪地前去，
自由神在大地，自由人不遠千里地跑去，
自由神在天空，自由人駕雲排霧地飛去。

又如子淳的「一陣粉香」，通過作者自己在海濱所見，指責當時一部份女學生塗脂敷粉，刻意

打扮，與平素提倡婦女解放之類的言論相悖，這也是有其積極的意義的。

以林獨步爲首的這一批作者都是馬華新文學萌芽前期的較優秀的詩人，或者說是馬華新詩的第一批拓荒者。他們的寫作活動大約繼續到一九二三年上半年爲止。這以後湧現的是另一批不同的作者，這些新人在題材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拓展，但在創作傾向上卻把馬華的新詩推上了歧路。他們的作品大多充滿着一種悲觀頹廢的情調，缺乏健康開朗的思想精神，這裏可以失鈞及黃楚狂兩人爲代表。

失鈞的詩大部份是客子思鄉，自憐身世之作。有時傷春悲秋，長吁短嘆；有時又自怨自艾，不甘爲人作嫁；都是一些黯淡悵鬱的曲子。例如：

蒼茫茫秋色裏，

一片愁慘的景緻。

有個孤獨的旅客，

在那邊放歌吁氣。

他唱着：

歸兮歸兮不得歸。

風聲颯颯的和着：

悲兮悲兮很可悲。……

——「旅客」

黃楚狂的作品則是用這種灰黯的筆調來描寫一些社會現象。譬如他那首「失望的生命」，寫一個失業青年，沒有不平，沒有憤慨，祇是風露中宵，徘徊街頭，欣羨騎樓下的酣睡着的丐兒，哀怨自己的不幸的命運，最後發出微弱的嘆聲：

失望的生命，

死了吧！

有些作者的詩作雖然並非那麼灰悠悠的，但卻呈現了另一種不健康的情況——自然主義的傾向。例如陳桂芳的「黃金」，一方面責罵黃金為「人類的罪藪」，說做賊的，當娼的，損友道而相爭的，牽樁灶而干戈相尋的，都是爲了它；另一方面又稱讚黃金也有好處，能施教育於平民，能救飢拯溺，能除病去苦，能恤寒憐孤。這就不知道作者對於黃金這東西究竟抱着怎樣的一種看法，更不必說到對於有關事物的本質的認識了。

在萌芽後期的一般較多產的詩作者中，表現較好，消極成份較少，可與前期的林獨步胡鑑民等人相頡頏者，勉強說來只有一位無已。無已的詩雖然也是屬於客旅濫懷的一類，但還不至於悲觀失望，傷心墮淚，而祇是一種輕微的感喟，或者是抒寫對於生活的某些體會。譬如他的「火車裏喫喫的聲」，描寫火車開行時震盪喧囂，嬰孩因山驚惶啼哭，卻終於到達目的地，顯示人生旅程免不了崎嶇顛簸之苦——

火車駛得轟轟叫，

把我喚醒過來了，

彷彿聽它說着：

聰明的人呵，

你爲甚自尋苦惱？

前程遙遠，

如不奮力前進，

怎能容易到達呢……

這詩寫得樸素自然，韻味深永，可說是馬華新詩萌芽後期的不可多得之作。倘想欣賞更加優美的詩歌，那就只有到擴展時期去尋覓了。

(二)

馬華新文學擴展初期（一九二五——二六）的重要詩人是「南風」的編者拓哥及「星光」同人譚雲山，鄒子孟，段南奎等。這幾位都是屬於浪漫主義的作者，但思想實質不同。拓哥傾向於消極的浪漫主義，他的作品如果不是帶着一種感傷的色彩，如「深沉的悲哀」中那麼喊着要「自沉江海」或「仰劍刀劍」，就是常常呈現着一種僵硬的樂觀。如「春到人間的狂歌」所唱的：「如今春來了，我們歡迎呀！如今春來了，我們歡愛呀！……鶯歌燕語，杏臉桃腮，放情恣探；春宵一刻，千金難買」。他那首作爲「南風」附刊發刊詞的「南風之歌」，也是屬於這一類作品。不過拓哥對於馬華新詩的貢獻倒不是這一些，而是他偶爾寫出的一兩首較有內容的詩作，如「庭前茉莉」就是。這首詩寫娼妓人家買花賞花，卻不知道自己的命運也正如花兒一樣在受人折摘擺弄，只有在花香消逝，午夜夢回了時，才偶然意識到身世的可哀——

伊們睡到夜裏，已闖不着茉莉花香了，
伊們睡到夜裏，夢見世界上血淚一團。

與拓哥的傾向相反，譚雲山，鄒子孟，段南奎的作品則大多屬於積極的浪漫主義。他們接受當時中國創造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的深刻影響，熱情奔放，意態風發，其中可以鄒子孟的「毀滅與沉淪」和譚雲山的「獻詩」為代表，而後者尤為成熟——

這是一點星星的火種，

伊將燃了，伊將燃了，

伊將燃遍全世界，

使全世界開遍燦爛的火花。

.....

「星星不熄，恐將燎原」，

衆魔在商量着，

商量把這星星的火種撲滅，

可是火已燃了，光已燃了。

.....

哦，我可憐的世界喲，

請忍着凍，請忍着寒，

燦爛的火花，

就要開遍了，就要開遍了。

作者全心全意關懷着世界的光明，人類的幸福，比較林獨步時期的單純鼓勵男女青年的求進向上的作品，顯然是高了一級。對於馬華新文學萌芽後期以至上述拓哥的消極頹廢的詩風，也是一種有力的糾正。

但一九二七年以後漸漸興起的新興詩歌，卻又比譚雲山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的詩作高了一級。

在新興思潮的濫觴期間（一九二七——一九二八），馬華新詩所受的影響較之其他文學樣式都顯著了些；作者有海若，冷笑，槐才等。海若的「得意人們的歌」是第一首具有新興意識的詩作，他把工人，士子，小販，農夫都列為被壓榨者，成為「得意的人們」吸血的對象。繼之而起的冷笑的「萍影集敘詩」則自述作者在茫茫的人海中漂泊，足跡遍於南洋羣島，目觸膠工，礦工，農人，黃包車夫等等在生活的重壓下呻吟，使他感到可悲可嘆——

我孤冷地又飄上人海的渡頭

經過疏落的椰林又穿入青翠的膠樹

許多赤足裸身者一刀一刀在那裏取膠汁

聽說是做人牛馬的兩腳走獸

……我走遍整年是夏的馬來半島

島上隨處顯露著人類的坎坷

炎炎烈日祇薰蒸着有色的方趾圓顛

漫漫世界充滿了無色的恐怖

到了一九二八年年中新興文學運動正式揭鑿之後，新興詩歌的作者便大量湧現，結成了新興詩運的壯盛的行列。其中以依夫，杜若，一息，狂瀟等的作品最多，而依夫尤其有代表性。他的詩作廣泛地反映了當時南洋地方新興羣體的生活，思想，願望，包括各民族的反殖的心聲等等。例如「原始遺民」，就是在呼籲西婆羅洲的土著人民，起來爭取獨立自主：

鐵錘在你們身上縱橫

黑色的煤烟迷了你們的空中

你們失卻了你們的主權

他人的旗幟飄揚在你們的天空

……地球戴上你們的版圖

卻把他人的顏色披蒙

……你們有嗎？參加政治的權利
你們能嗎？好好地做工

……你們的文化被人冷落
你們的經濟命脈握在他人手中

……你們一切在聽他人擺弄
甚至你們的筋肉，命運……

一九三〇年冬發生了「十字街頭」事件，新興詩歌的發展也受影響，而於一九三一年間晉入尾聲。前此高潮期的許多作者除了依夫之外幾乎都不再露面，代之而起的只有細胡，江上風等三兩人而已，其作品內容雖然仍受新興意識所指導，新寫實主義的色彩卻已非常微薄了。細胡的「地球一角的憂愁」就是一例。

這首詩反映了當時當地的經濟蕭條的景象：商店雖然照常開門，卻靜悄悄地見不到顧客的影子；「太平賣」，「清盤」，「招租」等等招貼，街頭巷尾，觸目皆是；幢幢工廠無聲地坐落在殘照裏，老板們的心頭籠罩着重重黑影。到了夜晚，廣場和僻巷，滿是賣肉的姑娘，種種膚色，應有盡有。然而——

夜氣深，夜影濃，

何來走馬王孫？

不景氣無孔不入，

辜負了美人的苦衷！

至於僥倖而不致失業的人們，則工時延長，工作加重，工資減少。那蠕動在馬路上的黃包車夫，脚力也「遲鈍到最低限度」，因為他們流乾了血汗還不夠繳還車的租錢。

啊，日子還是不常的日子，

只是大多數人已不能活下去；

星洲還是當年的星洲，

只是地面上繪着憂郁的畫圖！

在新興詩歌的濫觴以至盛行期間出現的另一文藝潮流——南洋色彩詩作，產品較戲劇文學多了些，但成績也不突出。因為若干提倡南洋色彩，並且在小說方面多少有點貢獻的文藝組合，如「荒島」同人，「文藝三日刊」同人等，在詩歌創作方面都沒有建樹。

「荒島」同人雖然喜歡寫詩，但詩作多與他們所提倡的南洋色彩無關，加以思想與文字的幼稚，常常不堪卒讀。下列的這首LS女士的「忙碌」是很有代表性的：

人們呵，何必這般忙碌

同是沒有掛着絲來

也空着手去

管你有什么大厦洋楼

管我是什么穷汉骨头

死去也是同條路走

都是深深地在黄土潛伏

又何必這樣忙碌

這完全是古代的幫閒文人的所謂「世間無情唯白髮，貴人頭上不會饒」的翻版，不但與當時漸漸興起的新興思潮是對立的，而且遠遠地落在萌芽期林獨步等人的作品的後面。

「文藝三日刊」同人在「洪荒」時代（一九二七——二八）是服膺唯美主義的，他們的文字的技巧自是比「荒島」同人高了一籌，但思想內容卻不見得高明了多少，寫起詩來，也大都是缺乏生活氣息，而且對於人生表現出一種灰心喪志的意態，如林革塵的「無題」——

我一壁子打破暗龕的灰燈

一壁子炸燒那蠢動的紅靈

創作新的光明，新的光明

.....

征衣如灰

道路如晦

悵悵瘋懷

馳騁在無何有之外

這批唯美主義的作者有時雖然也會出現一半首稍微有點現實性的詩，如張放的「生之悲慘」，揭露殖民地人民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殺有罪）的悲慘境遇，但那是非常偶然的現象。到了後期，他們創辦「文藝三日刊」，倡導「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小說作品，然而在詩歌方面，那種脫離現實的唯美主義的作風，卻始終一點也沒有改變。

這期間的若干南洋色彩的詩歌，主要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與「荒島」同人同時出現於馬華文壇的檳城同善校友會的一批成員。南洋時報的許多附刊如「海絲」，「杭育」，「詩」，「同善」，「微光」等等都是他們發表作品的園地。這批作者的詩作也和他們的小說一樣，經常帶着濃郁的南洋色彩。就中一些具有新興意識的便成了新興詩歌的濫觴，其餘一部份思想不大深刻的，也不失為南洋色彩詩歌的佳作。譬如殘痕的「車夫的哀歌」，對於南洋「新客」初當黃包車夫時的感受，就有頗為細緻的描寫：

初學拉車不會注意貴人的心聲

貴人的「喂哼啞夏」不能知是什麼表情

他們要坐車時臉色鼻子不知怎的表示

等到知道之後呀已給捷足者先登

.....

人類的本性又是敬富尊貴惟獨欺貧

見着我們車夫常要加恩

「馬淡」老爺最使我們胆喪

見着那「馬淡槌」哪真是魂魄飛升

南洋色彩詩作的另外一個來源則是一九二九——三〇年間支持陳鍊青改革「椰林」副刊，提倡「創造南洋文化」的若干作者，包括張楚雲，連嘯鷗等。不過這些人因為受了新興思潮的較深的影響，有許多作品倒是接近於新興詩歌，不僅是描寫南洋的事物而已。例如連嘯鷗的「火車馳過鐵橋」，作者在車上聯想到昔日的築路工人——

用枯骨把鐵軌架起，

用屍體把海面填平！

作者感嘆着人們只知道向殖民者歌功頌德，不知道無數的勞工曾在這裏犧牲，於是他高聲呼喊：

不平的社會根本就該搗毀

人類的姦賊根本就該肅清

又如同一作者的「都市和荒郊」，詩中描寫了都市地方的種種黯淡的景象——

那林立的每個巨大的工場裏

蠕動着無數鷄衣垢面的蠹蟲

萬能呵，誰豢養着這一羣羣的牛馬……

為何那烟肉裏噴出的黑烟滿帶着血淚的腥臭？

因此作者一再提出質問：這類地方究竟是荒郊還是都市？是都市還是荒郊？

低潮時期的惡劣的文風表現在詩歌方面主要是大批形式主義的作品的出現。馬華形式主義文學發端於一九二七年中創刊的「洪荒」；曾聖提，曾華丁等人在上面寫的唯美派的詩文就是這類作品的初期形式。後來他們在新興文學運動的影響下稍微有點進步，於一九二九年初創辦「文藝三日刊」，提倡「鑄造南洋藝術的鐵塔」，也寫了若干富有現實性的小說作品，雖然詩歌和散文的風格無甚改變，形式主義的發展趨勢總算略受阻遏了。現在，因為馬華文學晉入低潮狀態，這一文學逆流又被另外一批人所繼承而大肆泛濫起來。許多典雅華麗的散文小說充斥着星洲以至檳城的一般文藝報刊，而李金髮式的象徵詩之類尤為流行。這方面的代表刊物是檳城新報的「詩草」（一九三四年夏——一九三五年初）。「詩草」上不但大量地登載形式主義的詩作，同時也向安南、上海等地廣泛徵稿，可見該刊的宣揚形式主義是如何的賣力了。下錄的這首「夏天」（傅尙臬），就是「詩草」上面的「好詩」——

夏天在廣東姑娘赤着的小腿上

在肥胖病患者的汽水瓶上

不，水溝畔的蒼蠅是日漸消瘦着的

然而夏天卻在它美麗的紅帽子上

夏天在被蚯蚓翻鬆着的泥土上